



答曰元嘉元嘉帝喜以爲倍宋文之年時  
革命之初帝臨政刻急誌假帝神力令見  
先君受極苦於地下由是卹刑嘗詔盡工  
張僧繇寫誌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既而  
以指釐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

嚴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  
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誌以杖引之隨杖  
而至乃紫旃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雕  
誌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帝悅以安內庭  
時法雲雲光二師俱有重望每講法天輒

雨華帝疑其證聖夜於便殿焚疏請誌偕  
光雲三大士齋翌日誌獨赴而光雲俱未  
知帝由是益異其禮又嘗與帝登鍾山之  
定林寺指前獨龍岡阜曰此爲陰宅則永  
其後帝曰誰當得之曰先行者得之至十

卒

二

三年大士示寂帝憶其言以金二十萬易  
其地建浮圖五級其上鎮以無價寶珠勅  
王筠勒碑葬日車駕親臨致奠大士忽現  
於雲間萬衆懼呼聲震山谷自是道俗奉  
祀奇瑞顯應爲天下萬一凡大士所爲祕

識偈句多著南史爲學者述大乘贊十篇  
科誦十四篇并十二時歌皆暢道幽致其  
旨與宗門冥合今盛傳于世

是歲帝妃郗氏者初生有赤光照室器皿  
盡明及長性明惠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  
事靡不閑習宋齊間諸王求婚父曠皆不  
許後以適帝生三女帝爲雍州刺史而妃  
薨其性酷妬及是化爲巨蟒入于後宮通  
夢於帝帝體將不安蟒輒激水騰涌或現  
龍形光彩照灼因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

積置銀轆轤金瓶灌百味以祀之帝畢世  
不復議立皇后云

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帝率道俗二萬餘人  
升重雲殿親製文發願乞憑佛力永棄道  
教不在崇奉略曰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

三

佛心一切散善不得爲喻弟子蕭衍比經  
荒達耽事老君累葉相承深此邪法今捨  
棄舊習歸仗正因願使未來世童男出家  
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共證菩提寧在正法  
中長淪惡道不樂歸依老子暫得神仙隊

大乘心經離邪見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十一日勅門下曰大經中說九十六種唯一佛道是其正道餘皆邪也朕捨道以事諸佛正內之道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

菩提心老君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

具載如  
弘明集

是歲詔隱士何點點以巾褐入見帝帝賜之酒特除侍中點前席捋帝須曰乃欲臣

老子耶固辭不受復詔何胤胤謂使者曰吾年五十七矣月食四斗米不盡那復有宦情耶帝知不可致有旨給白衣尚書祿胤苦辭晚入虎丘之西寺講維摩經及將終夢天女六十餘人列于前及寤猶見之

如故即具浴儼衣冠少頃而卒何氏自晉司徒充宋司徒尚之並建大義伸明佛法累葉遵承至胤姪侍中敬容而止

西成  
五年帝注大品臣僚命法師法雲講之雲辭疾不赴帝遣使強起之曰將冀流通非

高德無以憑也雲始從之雲最有舉當世  
雅爲昭明太子所敬儒釋兩優爲天下第  
一

魏改永平

皇八年魏主於式乾殿爲諸僧及朝臣講維

摩訥

摩訥經時魏朝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  
侍郎裴延雋上疏以爲漢光武魏武帝雖  
在戎馬間未嘗廢書先帝行師還都手不  
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輟故也陛下升  
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

餘寺僧至二百萬

帝十年詔法師僧旻入惠輪殿講勝鬘經帝  
臨聽公卿畢集有旨於莊嚴寺建八座法  
輪妙選奇傑番次主之時以旻爲第一當  
講日聽者傾都堂無容足名士劉葉嘗謂

旻曰法師佛學有餘何故弘義夕伸儒旨  
旻曰昔生公以頓悟通經次公以毘曇發  
論若貧道初不以儒釋限但據文義所向  
耳沙門道超者頻年力學慕旻公之講誓  
欲齊之夜夢神告之曰旻公毘婆尸佛時

預宣法化君新發意者何能類之第自求  
成名不必苟齊也旻性謙冲不恃能矜物  
一時公卿道俗咸推仰之

魏改延昌

十一年有旨命寶亮法師授涅槃義疏帝

率

五

爲之序畧曰離文字少設教忘心相以通  
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  
四倒返八邪而歸一味則法雨降而燒種  
受榮慧日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悱惻  
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三施等於前五大陳  
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發各隨  
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有本  
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旨非因非果不起  
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  
真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

袁

心合無生則金墻五室豈易入哉

卷下詔曰夫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肉省貪絕欲天下水陸不令蒐捕又勅太醫不使肉藥公家織官錦帛並斷又造斷酒肉文及著淨業賦

甲子天監十三年誌公和尚示寂

是年特進沈約卒約字休文婺州東陽人左目重瞳腰有紫誌少爲書生名聞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羸時謂沈郎瘦甚爲武帝所重官業具南史嘗出意撰聲律

以革古詩後世取則號曰四聲約甚精佛理著中食論理趣甚高其略曰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醜榮

六

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醜榮爲累甚切萬事紜紜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乃爲之法使簡而易從若也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

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之之旨而事難卒從譬如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流湍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事宜有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

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火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紓以增補禁戒靡昇之欲無由得前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食此蓋是遣

累之筌罋適道之捷徑而惑者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又嘗著設會謂意謂如來在日衆居伽藍不置食具時至則分衛持鉢以福衆生今之僧徒一皆違廢不止不持中食甚者甘腴厨

七

七

饍豐美飲食或遇請召得蔬穀之具莫不顰蹙以爲不能甘也此豈有志於道哉其論略曰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炳然不許立厨帳并蓄淨人今既取足官寺行乞事廢或有持鉢登門便呼爲僧徒鄙事既

七

爲衆所鄙耻不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將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由淨飯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乞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堅自營口腹者乎行乞受請二事不殊今不復行乞又不

赴請則行乞之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地矣約有文集百餘卷行于世

乙未是年魏胡太后作永寧石窟二寺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尺如中

人者又十軀爲浮圖九級築基下及黃泉其高九十丈上立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餘里佛殿如太極殿三門如端門僧房千楹玉珠錦綉駭人心目未幾雷電火爇其塔遠近咸見烟燄中有塔升空

而沒後月餘有自東州來者云此日見塔乘空飛海上而望海者時亦見之

魏孝明帝諱宣武次子六歲即位  
二年十九歲崩

葬定陵改熙平

魏改神龜

癸

玄會稽沙門惠皎以寶唱所撰名僧傳頗多  
浮況因著高僧傳十四卷始元漢永平十  
年終于歲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  
有七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略  
爲十例其自叙曰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

半

八

名者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  
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茲焉用紀高而  
不名則備今錄世以爲確論

釋僧朗者常誦法華風度凝遠飲詠不常  
每出一狗一猴隨之日循乞得飲膳即置  
之即解衣入水宴坐深淵七日而出又嘗  
隆冬覩嚴冰愛其瑩澈就卧其上信宿而  
起晚居蒲州普濟寺一日講起信至真如  
門奄爾氣絕衆意其逝矣有都講識之即  
謂衆曰此入滅盡想耳三日乃甦矣

革改普通○魏改正光

普通元年帝於禁中築圓壇將禦受歸戒  
妙選德行尤異者爲之師朝議以惠約法  
師望高詔至約以禮遜讓不許夏四月丁  
巳帝行問道禮禦約爲師授具足戒方羯

摩

九

磨次甘露降于庭有三足鳥二孔雀歷階  
馴伏帝大悅賜約別號智者自是入朝必  
設特榻處之而帝座其側凡太子諸王公  
卿道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沙門雖  
在者丈亦重稟授獨法雲公曰吾既戒矣

其可以佛法爲人事耶於是議者高之  
時有達禪師者得水觀三昧每入此定有  
窺之者唯見清水凝渟滿室沙門道僊從  
達遊得火光三昧所居之室玄夜大明焉  
帝留神法門時釋子多縱率主僧懦不能  
制帝患之欲自以律行僧正事詔下京城  
大德無敢議者獨藏法師以爲佛法淵博  
非一人能盡之孰不奉詔帝訝之召入光  
華殿問狀藏面陳大旨秉執有據帝不能  
奪遂從之藏退謂諸僧曰上以佛法爲已

任誠當推順然衣冠家子弟十輩猶不能俱稱父意今糅雜五方之衆而以一已好惡繩之戒律將廢矣諸君不慮此何也法雲公歎曰教理深致未能多謝一日之事良可愧服

帝自受具寢處略同沙門雖宮禁每亦恣禁座僧游覽獨禁御座而已歲魏正光元年公一日昇殿登之左右呵止之歲曰貧道定光金輪之裔寧愧此座倘見殺不慮無受生處帝聞置之弗罪歲少時遇相者曰法師壽不過三

十一歲歲懼日誦金剛般若至期夢前人復來告曰法師以般若力故壽倍增矣又嘗夢維摩詰降其房與語臨別以素塵尾拂遺之而去歲自是玄辯日新矣魏正光元年孝明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於禁

中時道士姜斌沙門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姜斌曰按開天經云老子西入化胡佛充侍者明是同時曇謨最曰老子當周何年而生斌曰定王三年生簡王四年仕於周敬王四年年八十五西入

化胡最曰吾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誕生  
穆王五十二年滅度自世尊滅度至定王  
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及敬王  
元年老子西游則世尊示寂已四百二十  
五年矣據此相去懸遠而言化胡無乃謬

乎斌曰佛生周昭之世有何文記最曰周  
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  
制法於佛迥無文記何也最曰孔子有三  
備十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於中備  
斌曰孔子聖人何假十乎最曰佛是衆聖

之王達一切含識先後際吉凶終始不假  
卜筮自餘小聖雖晚未然必籍著龜方通  
休咎時侍中劉騰宣一勅曰姜斌論無宗旨  
宜退席又問開天經何從而得是誰所說  
可疾取來及取經至帝命群臣詳定真偽

率

土

時太尉蕭綜太傅李寔洎公卿士夫百六  
十餘人覽畢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更  
無他說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  
晚漬先師又罔聖聽罪當惑衆制可將抵  
以刑三藏菩提流支奏解斌特流馬邑曇

謨最善大小乘有律行初在邯鄲說律感異比丘六十餘輩降席聽戒流支每見稱爲東方開士焉

魏書佛老志曰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慶玉京爲神

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峩眉教帝譽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

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潔雪精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思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藥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人効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灌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授道於鶴鳴因傳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宮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

有禁祕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王

行符勅水奇方妙術方等千條上云羽化

飛天次稱消灾減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

事之初文帝入賓于晉從者云登僊伊闢

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

卒

士

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

士立仙坊煮煉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

令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又之太祖意少

懈乃止

魏用正光脣

賣

斧鑄鐵錢民盜鑄者多物價騰踊

旨

魏改孝昌

改大通上幸同泰寺捨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天竺南印度國香至

王第三子也王薨師出家遇二十七祖般

若多羅付以大法因問我既得法宜化何

國多羅曰汝得法已俟吾滅度六十餘年

當往震旦國闡化曰彼有浩器堪繼吾宗

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多羅曰汝所化方得

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度後彼有劫難水

中文布善自降之汝至時南方不可人留  
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  
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火昌昌  
復演八偈皆預爲識至多羅示辦師演化  
本因會其姓異見王者輕毀三寶師遣其

等

士

徒波羅提微現神力攝化歸正師以震旦緣  
孰即別其衆而異見王枉駕見師曰告之  
曰當勤修福行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  
即囬王泣曰對既有緣在彼非吾所留唯  
願不忌父母之國事畢早回遂具大舟實

以衆寶王躬率臣僚送至海濱師同商駁舟  
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誌之以表聞奏有詔  
迎見師入朝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  
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  
帝曰何功並無師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

雖有非實帝曰何謂真功德師曰淨智妙  
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帝曰河  
爲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  
誰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遲留數日遂度  
江之魏止於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而已

有僧神光者因神人發起来見師師端坐不顧會天大雪光立雪中至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求何事耶光曰唯願大慈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難逢豈小德小智輕心慢心

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誨勵喜不自勝即以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曰諸佛最初求道重法忘身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矣光承其言即易名惠可復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

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丈之爲可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其辭曰

夫入道多雲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理入

華

二行入理入者謂籍教悟宗深信含生問一真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二等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則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有

四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謂報冤行者凡修道人若受苦時當念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逐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夙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

受都無怨恨作是觀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名報冤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皆是過去夙因所感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

順於道名隨緣行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  
處處貪著智者悟真安心無爲萬有皆空  
無所希冀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  
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息念無求故經云有  
求皆苦無求乃樂是則無求真爲道行故

上

五

名無所求行稱法行者性淨之理因之爲  
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  
云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信解此理應  
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  
施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無

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亦復利人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名稱法行大同元年十月師將示寂道副尼總持道育惠可等侍側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

所得乎時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也師曰汝得吾肉尼總持曰我今所見如夢吾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皮道育禪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

曰汝得吾骨大師惠可即禮三拜復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即頤謂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吾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可跪受其衣願聞指示師曰內傳法

印以契真心外付法衣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謂吾西土汝乃此方憑何得法以何爲證或遇難緣但出此衣用以表信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餘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潛符密契千萬有餘汝當闡

化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有聽吾偈  
曰吾本来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付  
與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吾自離南印來  
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逾海

華

六

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諳如愚若訥今得  
汝傳授吾意已終乃與其徒往禹門千聖  
寺有期城太守楊衒之間曰西天五印師  
承爲祖其道云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  
應名之曰祖衍之曰弟子素奉三寶而智

慧昏蒙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以偈答之  
曰不覩惡而生嫌不觀善而勤措不捨智  
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明  
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  
祖衍之間偈乃稽首曰願師慈悲忍久住世  
間師曰吾化緣已畢傳法得人吾即逝矣  
是日端坐而寂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  
林寺明年魏使宋雲西域回遇師于葱嶺  
手携隻履翩翩獨邁雲問師今何往曰西  
天去及雲歸朝具言其事門人啓擴唯空

棺隻履存焉梁武帝聞師顯化始求如此  
遂親撰碑刻石于鍾山

論曰昔高明教著傳法正宗記稱達磨  
住世凡數百年諒其已登聖果得意生  
身非分段生死所拘及來此土示終葬

卒

士

畢乃復全身以歸則其住壽固不可以  
世情測也傳燈錄云師以九月二十一  
日至廣州刺史以表聞奏帝遣使賚詔  
迎之師以十月一日至金陵然自廣至  
金陵亡慮三千餘里將命者往而復師

歲四月癸丑殂師以十月至梁蓋師未  
至魏時孝明已去世及其子即位未幾  
爲爾朱榮所弑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  
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而分割  
爲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

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  
其國至於分割矣烏有孝莊令智廣  
之說乎舊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航  
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  
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

實錄也又謂光統律師菩提流支數下  
毒害師師遂不救嗚呼甚哉光統流支  
法門龍象詎能爾乎是皆立言者悞也  
雖然吾宗從上來事昭若揭日月而  
行故二祖禮三拜後依位而立當爾之

際印塵劫於睡息洞剝海於毫端直下  
承當全身負荷正所謂通玄峯頂不是  
人間入此門來不存知解者也抑烏有  
動靜去來彼此時分而可辯哉

會

魏莊帝子攸

獻文之孫彭城王第三子是年二月孝明

旨改中大通

高祖即位二年改元建義永安二年號帝  
後復欲纂達摩求九錫九錫九月入朝  
舉兵向洛立東海王曄改元建明  
之姪廣陵王恭是之姪而更主孝明  
又兆建兆朝

癸亥九月上辛同泰寺舍身辟臣以錢一億萬  
奉贖回宮十月上辛同泰寺陞座講涅槃  
經十一月講般若經是年四月昭明太子  
薨太子諱統字維摩天監元年生於霸府  
三日而建康平識者以為天命所集幼聰

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  
諷誦八歲於壽光殿講孝經名儒重臣畢  
集座側太子詞吐華暢淵源無滯皆欽服  
以為聖童年十二於內省決獄剖斷平允  
自是數使聽訟賴活者不可勝數性慈孝

美容止讀書數行俱下過目憶誦無違帝  
既留心內典躬自講說太子亦天性好佛  
凡釋部經論披覽略徧於東宮別立惠義  
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撰次法事儀  
注及立三諦等義世咨美之母薨每哭輒

卒

尤

動絕水漿不入口帝勑左右宣旨曰野不  
滅性聖人所制不勝哀比於不孝有我在  
那得自毀如此即可強進飲粥太子奉旨  
始進粥體素肥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  
帝尋委以軍國政事太子處決無留滯引

納天下奇材賞愛無倦東宮有書凡二萬  
餘卷群賢畢集文雅之盛由晉已來未之  
有也嘗游後池乘絲文舸摘芙蓉以嬉姬  
人蕩舟沒溺而出感疾動股恐貽帝憂不  
以聞遂薨天下哭之如喪其親焉

手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燔須自誓  
**帝嘉之賜法名惠地**

**安定王朗改中興**

乃奉太武玄孫朗行至芒山既平爾朱兆以朗疎遠人以恭寡難制乃幽之饑安定王詔奉之文曰孫修即位

劉勰者名士也雅爲太子所重撰文心雕  
龍五十篇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裕遂博  
通經論區別部類而爲之序定林寺藏經  
即其詮次也中書令沈約絕重其文常置  
几按閑凡都下寺塔及名僧碑碣皆出其

季

**節閔帝恭改普泰**

是年安定王節閔  
帝皆爲高歡所殺

**右魏自太祖**

墮國丙戌凡十二主  
百四十九年至梁中

**西魏孝武修改永熙**

字孝則孝文

初王懷之子高歡廢節閔而立  
帝歡有不臣之跡帝欲除之欲

覺舉兵內發帝恐奔長安依關  
二十是年高歡丞相達府晉陽

登大通五年義烏雙林大士者姓傅氏名翕

法號善惠年十六納劉氏女妙光爲室生二子普建普願嘗有西域沙門嵩頭陀者

卒

平

見大士曰吾與汝毘婆尸佛所同發誓今  
捨率宮衣鉢現在何日當歸因命臨水觀  
其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燼鞴之  
所多鋏鍊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  
思彼樂乎居無幾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

如來放光龍襲其身大士喜曰吾得首楞嚴  
三昧即舍田宅及賣妻子得錢五萬以設  
法施會遂於松山之頂因雙檣樹刹寺而  
居故名雙林日自營作夜則行道有偈云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  
流水不流復一日於山頂繞連理雙樹行  
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前引維摩接後唯釋  
尊頻顧大士共語由是異迹日顯是年  
正月十五日遣弟子傅姓致書於朝其  
辭曰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惠大士曰國主敕世菩薩今欲修上中下善悉能受持其上善畧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畧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畧以護養衆

卒

主

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皆齋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申論義未遂襟懷故遣弟子傳牒于莊告白莊授書太樂令何昌昌曰約法師猶置啓翁是國民又非長老殊無謙卑豈敢進達莊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

祐法師勸速呈二月十一日進書帝覽之速遣詔迎既至帝問曰從來師事何人答白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太子問大士何不論義答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曰何爲真諦答曰息而不滅帝曰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如此則居士未免流俗答曰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答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大千世界所有色像莫不皆空

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如法不出真如  
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  
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  
禮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  
殿講金剛經聖師云大士能耳帝即召大

士大士對帝執拍板講經唱成四十九頌  
遂還雙林至陳大建元年四月將示寂謂  
其徒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要在護  
持三業精勤六度若墮地獄卒難得脫常  
須懺悔又曰吾滅已不得移寢牀七日當

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于此弟子問  
既歸寂後形體如何曰山頂焚之間若不  
遂復何如曰勿用棺歟但累甓爲壇移戶  
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隨意  
安立又問諸佛滅度時皆說功德師之發

主

主

述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  
次補釋迦故大品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  
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  
訖加趺而逝壽七十有三至七日上人法  
猛果持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來鎮龕所

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晋天福中錢王發塔取靈骨十有六片。皆紫金色。并道具就府城南建龍華寺塑像安置大士。嘗著心王銘一篇。其辭曰。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名無相。大有神力。

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

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瞋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密。慕道真士。自觀自心。  
率

三

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于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能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

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  
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雖空能凡能聖  
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利那造作還復漂沉  
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盡在身心  
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

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黃

東魏孝靜善見改天平

孝文之孫  
清河宣王

立之子高歡迎立都洛遷鄆年  
十一即位治十七年壽二十八歲

改大同○惠約法師垂誠門人言訖合掌

而逝帝輶朝三日素服哭之葬誌公塔之

左方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皆服總  
麻哭送至塔約嘗所乘青牛垂淚悲鳴及  
雙鶴繞塔哀唳彌月而去

震作皇基寺○陶弘景號山中宰相

丁巳東魏定州孫敬德虔事觀音爲賊橫引坐

罪臨刑念救苦觀音刀三斫不傷三換刀  
俱折有司以聞高歡歡爲表請免死敬德  
還家事像頃有三痕今世謂高王經出此  
他

癸巳李胤之得佛舍利遂大赦○東魏改元象

東魏元象元年有使西域回至葱嶺見達磨隻履單已而西還門徒啟擴視之唯存隻履

東魏改興和

卷中佛祖傳法偈按禹門太守楊銜之銘系記

親將至西魏值時多故乃入高齊以宣帝禮遇甚厚延居石窟寺以齊方受禪未暇翻譯別經乃將龜茲與雲啟所譯祖偈因緣傳居士萬天懿乃殷勤扣問深悟玄旨遂將校勘昭玄沙門曇曜同天竺三藏吉

佛祖傳云東魏靜帝興和二年庚申西魏文帝大統六年梁武大同六年高僧雲啟往西域求法至龜茲國遇天竺三藏那連耶舍欲來東土傳法雲啟曰佛法未興且同止此遂將梵本譯爲華言曇吉去游印土那連

迦夜所譯付法藏失於次序兼無偈讖寫本進去魏朝證其差謬付法藏傳乃魏武真君年中崔浩寇謙之邪說毀滅佛法至文成帝和平中重興故缺梁簡文帝聞魏有本遣使劉玄運往彼傳寫歸建康流布

江表唐貞元中金陵沙門惠矩將此祖偈  
往曹溪同西天勝持三藏重共叅校并唐  
初以來傳法宗師機緣集成寶林傳光化  
中華嶽玄偉禪師集貞元以來出世宗師  
機緣將此祖偈作其基緒編爲聖胄集開

草

圭

平南嶽三生藏惟勁頭陀又錄光化以後  
出世宗匠機緣亦以祖偈爲由集成續寶  
林傳宋景德中吳僧道原集傳燈錄進于  
真宗勅翰林學士楊億工部員外李淮太  
常丞王曙同議校勘具奏詔作序編入大

藏頌行天聖中附馬都尉李遵勗叅石門  
聰禪師發明因緣聚禪學僧列此祖偈世  
系事緣成廣燈錄上仁宗御製序文勅入  
大藏流通建中靖國元年沙門惟白將此  
祖偈以爲標本成續燈錄進上云他宗不  
知其原謂七佛偈無譯寡聞淺識一至妄  
謬良可笑也

時隱士阮孝緒陳留人也家世仕宦父彥  
大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通五經大旨  
十六丁家難終喪入鍾山聽講久之母有

疾緒在席心驚而歸合藥須生人參躬入鍾山採求未獲忽一鹿在前心異之至鹿息處果得人參藥成母疾得愈齊尚書令王晏來候之緒惡其人穿籬而遁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嘗以鹿林爲精舍環以林

池杜絕交游世罕得而見之御史之丞任昉欲訪焉而不敢進乃指鹿林謂其兄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繇是朝貴絕於造請唯與裴子野交好天監末累召不赴天子以爲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二何孝緒並

得遂其高馬南平元襄謂曰昔君大父舉不以來游取累吾弟獨執其志何也緒曰若虧虧盡可參馭何以異乎驥驥哉鄱陽忠烈王其姊夫也歲時之饋一無所受與劉著作同年劉卒緒曰吾其幾何即辨後

碑

主

事數日而亡壽五十八孝緒博極群書無一不善精力強記爲學者所宗既卒門人謚曰文貞處士初漢劉歆著七畧齊王儉著七志孝緒普通四年著七錄前五曰內篇六曰佛法錄七曰仙道錄謂之外篇劉

歆七畧則以道家爲諸子以神仙爲方技  
王儉七志則先道而後佛孝緒七錄則先  
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  
深也

七錄内外圖書總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

卷凡天下之遺書祕記盡於此矣內佛法

錄經律論等五部凡五千四百卷至隋文

帝仁壽間嘉則殿書凡三十七萬卷及唐  
開元中祕府以甲乙丙丁四部爲次列經  
史集四庫并唐之學者所著之書共八萬

之數也

卷

三

發  
東魏改武定

沙門尚圓爲武陵王遣宮中鬼恠一稱南  
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是年黃門  
侍郎顧野王玉篇成上自天監以來事佛

二千三百七十四卷今唐書藝文志四部  
著錄者凡五萬二千一百卷不著錄者二  
萬七千六百三十卷共七萬九千八百三  
十卷其間釋部特載僧俗二十五家所著  
之書凡三百九十五卷而已此古今書籍

長齋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

聖朝  
賈  
中大同

王  
改太清

是太清三年夏四月逆賊侯景陷臺城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上殿拜訖帝神色自

若使引向三公坐揭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皇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每據鞍臨敵矢石交下了無所怖今見蕭公使人畏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復見之矣及景自稱大丞相而徵求無已帝憤之遂

聖朝  
張武皇子侍側五月丙辰大測不能進膳久而

口苦索密未至而舉手曰荷荷遂崩於淨居殿年八十有六帝日角龍顏舌文八字頃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右手文成武字幼

嘗蹈空而行所居之室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慄前後受命符瑞凡六十餘事及即位太極殿常有六龍各守一柱其神奇異瑞自書契以來人君皆所未有幼而好學六藝備閒慕登逸品至於陰陽緯候

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並洞精微雖登  
大位萬機多務猶手不釋卷然燭測光常  
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經  
義注講疏等合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誄  
箴頌牋奏諸文凡一百二十卷晚奉佛道

東

天

日止一食膳無鮮腴唯豆羨糲飯而已或  
遇事擁不暇就食日才過中便漱口而坐  
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惠諸經義記數百卷  
聽覽餘暇即於重雲殿同泰寺講說名僧  
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布衣木綿皂帳

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  
不飲酒不取音宗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  
及諸法事未嘗舉樂勤於政事每冬月四  
更竟即勒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  
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近倖愆犯多縱捨

坐是政刑弭紊每決死罪常矜哀流涕然  
後可奏性方正爲居小殿暗室常理衣冠  
小坐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如遇  
步輶嚴賓馬謐曰武皇帝廟號高祖出南史

史官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

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  
自諸生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  
糾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  
龍躍樊漢電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  
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不可得而稱矣

辛亥

壬戌

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而布澤施  
仁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  
俗大修文學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  
業介胄仁義折衝樽俎聲振寰區澤周遐  
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巍

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  
本斲雕爲樣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  
墨流連釋老幾終夜不寐或日旰不食非  
弘道以利物唯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  
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

大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  
堂非有切身之慈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  
冕得其所難而滯其所易可謂神有所不  
達智有所不通矣

論曰魏鄭公論梁武帝可謂天下仁人

之言也而新唐史蕭瑀傳贊亦曰梁蕭

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  
浸微而已故餘祉及其後裔以此驗鄭

公之論益可詳矣然韓退之嘗曰梁武

餓死臺城蓋謂其屏嗜欲絕午後食至

臨終齋戒不衰在恣情豐美享用者視

之近乎餓死耳猶孔子稱伯夷叔齊餓  
死首陽其微意乃所以成其美焉豈謂  
不得食而餓死哉凡謂得失成敗如魏  
鄭公之言乃春秋責備賢者之旨得不

### 爲萬世之公道哉

歷簡文綱改大安

字世諱小字六通武帝弟  
三子侯景破臺城立帝大

安二年景

又廢之

右東魏十六年

而高洋  
墓之

北齊

姓高氏五  
主都于鄆雷氏

曰神武文襄

五年  
而主北齊

辛

武成

後主北齊

五帝二十九年

高祖神武帝歡

字賀六渾渤海蓨人  
崩於晉陽葬漳水矣

文襄帝澄

字子惠高祖長子爲梁  
將所害壽二十九歲也

文宣帝洋

字子進高祖次子承父  
位朝臣使受禪使中

張亮謂孝靜曰五行運有始  
有於顧陸下遠法堯舜孝靜歎

客避逃而出齊王洋入即位降  
封孝靜烏中山王洋惡過禁紂  
復鶴靜帝在位十年天保壽三十  
改元天保壽三十一年

沙門慧文禪師當齊高之世獨步河淮法  
明非世所知復地戴天莫知高厚閑中論  
慧文發明論是龍樹所說故遙稟焉是爲台宗

二祖北齊尊者

九祖

秉

侯景

傳

懷湖鎮人初仕高歡爲將軍  
死降梁祖後反政梁祖立三州歡  
太極殿簡自立稱漢改梁祖立始登  
年歲十萬專制河南十三州歡  
立百日陳霸先殺之太始年太始  
元帝繹改承聖子世誠小字七符  
初父夢僧妙一目親第

李煜云五王宮已而母夢月墜懷中  
既臺城失守即位于江陵後今東哥光  
王僧辨破侯景又爲詩四絕西魏追士  
七在位三年

西魏廢帝欽受帝太子宇文泰立  
帝不勝憤欲除之泰覺遂廢  
帝立恭帝即位二年不改號  
卒

世尊示滅一千五百年矣

承聖元年三歲真諦將歸天竺至廣州刺  
史歐陽頤延之制止寺沙門東愷等請譯  
起信俱舍等論諦有氣宇風神爽邁頤之  
子紇居別墅在可泊聞諦每訪紇以坐具

敷水面跏趺其上飄然往還坐具畧不需潤或不敷具即折荷葉而濟時好事多圖畫而泰祀之荆山居士陸法和少隱江陵清溪山服勤沙門執弟子禮及長出游語言已楚容色異常以操行絕等爲梁湘東王所重即以間散甚爲諸公欽敬初侯景始降法和知其必叛以語朱元英元英不允其意未久是日圍京城元英求策和曰取果宜待熟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法和就乞軍禦之對壘赤沙湖賊因風縱火燒廬

法和以白羽揮風風即返約軍大潰士卒交約不獲法和曰洲際有水刹約在其下也可往擒之果得約抱刹仰頭出鼻法和捨之謂王曰他日當得力約後果立効法和所至江湖必立放生池切戒殺生湘東

王即位是爲元帝以法和爲郢州刺史始法和欲大舉定魏帝不許法和笑曰吾嘗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窺人王位耶但於空王佛所與王有因緣如不能用則奈業何帝敗歸齊齊宣帝喜其來封太尉賜甲

第法和乞爲佛寺身居偏室日手持香爐行道禮佛燒香凝坐預期死日時至坐去尸縮三尺許題碑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二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指婁太后也人懼

率

主

塗削之終不能去其神異如此

承聖二年北齊高帝詔僧稠禪師稠將啟行而峯巒振響飛走悲鳴如是者三日而止稠至京師降蹕迎候命入宮授菩薩戒盡停五方鷹犬及傷生之具禁境內脣殺

稠留禁中四十日出居外寺尋有旨罷講席俾沙門盡習禪觀稠入諫帝以爲弘通教理漸誘童蒙正賴講授願勿禁也從之及宣帝即位嘗謁稠稠牀坐不迎其徒有勸迎者稠曰昔賓頭盧尊者迎阿育王起

行七步致王失國七年貧道雖寡德異帝獲福耳俄以此被譖帝銜之將復入寺按其不敬誅之稠以知之及帝入寺預出十里許候之帝恠問稠曰恐身血污伽藍故遠來就刃耳帝憤然悔謝謂其臣楊遵曰

朕不明樂妄顯聖師即奉之如故因從容  
啓帝曰陛下前身羅刹也今好殺蓋餘習

耳帝問何以知之稠請以盆貯水自咒之  
命帝臨觀果自形正羅刹之狀仍有群羅

刹隨之帝大驚自是絕葷終日坐禪禮佛

行道如旋風焉

異敬帝方智

字惠相小字法真元第九子元

王僧辨被西魏破江陵殺之

陳王明年受禪帝即位以霸先爲相進封

西魏恭帝廓

文帝第十四子字文謙

帝泰卒其子覺襲相位進封泰立泰年十有五歲其叔宇文護周立泰

### 乙亥改紹泰

逼帝譚位于竟封帝為宋公帝在政三年

後梁

姓蕭氏

雷氏曰

宣祭歸宗西魏附庸後梁

宣帝

主三

諱

理

孫蘭陵人

武帝孫昭

第三子也

字文

泰立之于江陵在位八年  
改元大定壽四十四矣

北齊勑二教角試

天保

六年九月

下詔勑

諸沙門與道士達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  
金陵道士陸修靜等初爲梁武所棄遂奔  
入魏至是頗盛而齊文帝復事佛靜等忌

之詣闕請與釋子角法有旨令上統法師  
丸日較勝負至期大集公卿修靜等以術  
咒僧衣鉢及宮殿梁柱皆舉震動諸僧相  
頤缺然無對於是萬衆誼譁得以道流爲  
勝修靜等雀躍魚視高自矜誇以已爲神

仙輩也又言沙門現一我即現二今以小  
術謗之耳帝頤謂上統曰佛門豈無人哉  
統曰方術小技儒俗鄙之况出家人也既  
承天命令拒可今寂下座僧對之于時有  
法師曇顯不知何許人居下位被酒昂兀

而坐統令二人扶上高座登而笑曰向咒  
水柱而飛動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令取  
禪杖師衣鉢置地使咒之靜徒併力作法  
逾時不能動帝勅取水一加十輩並不能  
舉顯即自取置諸梁上使咒梁柱亦不能

卷

三

動顯又曰我先醉耳有所聞云沙門現一  
我當現二果爾否靜曰然顯乃翹一足曰  
我正現一請卿現二靜徒默無所爲相顧  
慚縮失色獨修靜更欲以頰舌勝之即曰  
爾佛自言爲內內即小也以道家爲外外

即大也顯應聲曰然則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耶靜氣咽無對羣臣皆呼萬歲忻躍而罷顯風度弘曠趣向叵測後不知終帝親鑒咸否於十月乙卯朔日也是月丙辰文帝詔曰法門不二真法在一

求之正路寐泊爲本祭酒道者中世假妄俗人未悟乃有柢崇翹躋是味喪昧虛宗既乖仁祀之源復違祭典之式宜從禁止無或違風應道士自謂得神仙者可上三身空飛騰遠舉不能爾者並宜改迷歸正

詰昭玄上統剃度出家繇是齊境道流遂絕矣杜獨字輔言中山曲陽人年十三進士甄琛問策下筆如流王澄見所答歎曰王佐才也仕高歡甚見敬使魏帝知獨深於佛理問經中佛性法性何異獨曰正是

一  
卷十

三

一理帝曰說者言法性寬佛性狹如何獨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帝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獨曰若定是寬則不能成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狹故能寬能狹所成雖

異能成常一帝曰善奉使稱旨既還文襄問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而天下喜罰一人而天下服二事得中自然盡善文襄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宇文周而禪于

十七載扶翼魏朝至太清三年武帝崩歡亦先殯世子澄襲相王位未幾而殂魏靜帝乃孫位於高洋即歡之第三子也世族武川仍都鄴下神用卓詭智惠混兼十餘年間教法中興僧至二百餘萬寺院凡四

後齊

叙曰元魏將季其祚分崩肅宗孝明帝崇尚佛法胡太后親臨國政一紀之内天下晏然及帝崩太后死高歡誅賊爾朱榮於鄴燒洛陽宮室奉清河郡王立于鄴凡一

萬餘所六主相承二十有八年爲周所滅齊書著作王劭述佛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游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游神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

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

武宣靜帝少周  
五主二十五年

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異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念達人則謹

序十

三

其身口修其定慧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

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五

右梁五十七年而譯

後周共文氏王木德  
五主都長安雷氏曰太祖  
閔明

帝四年而殂乃立弟邕即周武帝也閱十餘年至建德初惑於道士張賓等妖言惡黑衣之讖除廢釋氏毀寺院四萬餘所僧三百萬悉令還俗洎滅齊未幾改元宣政五月而殂太子贊立曰稱天元皇帝

大象二年五月崩太子衍立明年二月禪  
位于隋周五主凡二十五年國除初字文泰  
及大冢宰宇文護並崇重佛法與西域三  
歲十餘人宣譯經論天文等凡百餘卷云

周太祖文皇帝

小字黑闥即代武川人其先出于炎

孝

帝之後炎爲黃帝賦子孫造名  
謂天文曰皇帝靈四號得王靈三  
細文曰皇帝靈四號得王靈三  
不改姓即位後

閔

子泰字馬

木辛

帝受魏恭帝第二

年王

尼文帝第二

禪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